## 坚定的信仰 高尚的品格

## ——深切缅怀恩师赵明义先生

##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 方雷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作为弟子代表缅怀恩师赵明义先生。

我是 1984 年考入山大科社系的,1990 年跟随赵老师读硕士、1992 年读博士,其实 1988 年我本科毕业论文也是赵老师指导的,可以说追随赵老师整整三十年。30 年来恩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受益终身。在我看来,先生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先生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人、先生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先生是一个有师者风范的人。老师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就写下了这四句话,本来想那天夜里就写一篇追思的文章,但由于太悲痛,无法静下心来梳理。恩师去世转眼几个月了,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恍惚,还是觉得他就在我身边,每次经过中心校区南门,还想着去老师家坐坐,陪他聊聊天,可是这个奢望已经无法实现了。

下面我着重谈四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 先生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跟随赵老师的这些年感受最大的就是他的人格力量,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非常坚定。早年的赵老师是一个苦孩子, 3岁丧父,5岁跟着母亲逃荒要饭,13岁丧母。在2016年学校举行的纪念建党95周年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到:自己是党的孩子,一直在共产党、八路军的保护下成长。"没有党就没有自己的一切,

自己的一切都属于党,包括生命"。赵老师 15 岁参加革命,17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把每年的七月一日作为最特殊的纪念日。他用一生完美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赵老师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对 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赵老师是 真信马克思主义,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个专业的人都知道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学科社、信科社、干科社"。他说,我们这 个学科的人,一定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做一个实践着的、 "清醒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时常要求弟子们要拥有一颗对党的 忠诚之心、对党的感恩之情;要拥有一份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谛 的忘我情怀;要拥有一份对信念的秉持,对理想的坚守,对利益的超 脱,对事业的奉献。正是这些因素汇聚起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 着他一辈子置身于科社理论研究而乐此不倦。

2017年5月15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看了赵老师报送的关于十九大问题的研究报告之后,回信称赞:赵先生作为一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几十年如一日,时时处处以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诠释在党言党、在党拥党、在党为党,始终坚定理想,坚守初心,彰显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民的赤子情怀,对事业的追求和奉献。

第二个感受: 先生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人。赵老师一共指导了 43 名博士生、16 名硕士生, 其中 34 位教授, 甚至弟子的弟子有的都 已经成为教授。弟子们分布全国各地, 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 有 的已成为学界或政界有重要影响的人。老师对弟子们的成长非常欣慰,而且非常包容。我们曾经统计过,在山大文科学院中差不多都有同门,由于我们这个博士点是山大文科除了中文和历史专业之外的第三个获批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而且是社科类第一个博士点,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其他文科学院的年轻老师攻读赵老师的博士,赵老师创设的这个学科点为山大培养了很多优秀教师,为学校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老师的博大胸怀,他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专业区隔,不同专业的人在他这里都是自己的弟子,一样传道授业解惑。

先生做学问既专心致志又保持开放。弟子们的选题有很大自由度,术业领域非常宽泛,不同的学术见解都可以自由发挥。弟子跟老师在学术方向上有区别,但老师并没有强制要求,而是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并不因为学生有不同于自己的见解而反感。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看法而发生激烈的争论。

老师的博大胸怀还体现在他多年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中,在学科建设和日常管理中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利益诉求,老师从来都是从善如流,内部有分歧不要紧,充分沟通,对外保持一致,他总是五湖四海、维护大局、维护团结。老师是一个乐观、开放、包容的人。

我是与赵老师接触比较多的弟子,工作生活在他身边,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看他,与他聊天,从中受益良多。我从赵老师身上学到了两点最重要的做人的道理,一个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一个是用大气对待小气。我也经常把这两句话分享给我的学生。

第三个感受: 先生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大家都熟知,赵老师为推动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五个一",即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学术队伍,办好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专业,建设了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了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创办了一份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创建科社系之初,赵老师经常从中宣部、中央党校、北大、人大、社科院等单位请来顶尖的研究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谋划学科建设,请来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给研究生上《资本论》,从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国家请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来做报告;当初筹办《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时,山大没有几份刊物,在没有经费的条件下,赵老师带领大家从信息资料开始做起,不断积累,终于实现了突破,扩大了学术影响。这些举措在80年代初还是很少见的,说明赵老师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对学科发展的深思熟虑。

赵老师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与省部级重大和重点课题,出版 20 余部著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60 余篇论文;获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教学和科研成果奖近 20 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三项,教育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一项。荣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等多个称号。

赵老师把他一手创办的科社系当做自己的孩子,把学科建设看做自己的生命。弟子们经常说:"跟老师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都集中在学科","因为他整天想着这个,关心这个,所以一谈这个就兴

奋"。上世纪 80 年代末苏东剧变后,科社专业受到很大冲击,有的高校撤消了这个专业,有的高校更改了名称,但赵老师坚持一定要保留科社专业,保留科社系,强化学科布局,刚刚有了本科专业就积极申报硕士点,刚刚有了硕士生就积极谋划博士点,现在山大科社专业成为全国唯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的完整学科,为科社与共运二级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赵老师当时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受了很大的委屈,目前来看,更显现了赵老师的远见卓识。

郭新立书记盛赞: 赵明义教授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呕心沥血, 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力量,为全体山大人树立 了榜样和标杆。张永兵书记在 2018 年 8 月举行的追思会上说,赵明 义教授始终秉持严谨的治学精神、坚定的政治信仰,并把个人信仰和 学术研究达成了高度一致,在科学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学科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觉得这些评价非常精准到 位。

第四个感受: 先生是一个有师者风范的人。老师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具有坚定信仰的党员,更是一名师者风范的教师。晚年的赵老师身体一直不好,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身上还装了四个心脏支架,每次准备稿子、上课都会出现高血压,赵老师吃完药稍作停顿继续工作或讲课。赵老师每次给学生上课,往往要准备一周的时间,搜集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把自己最新研究和思考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位学生。赵老师给博士生上课时,他都提前打印好学习

资料发给学生。课堂上,他讲述的每个观点都有详细的论证和出处。 晚年赵老师经常住院治疗,学生前往探望,他总是不顾休息,在病床 上与学生谈如何读书、如何写论文、讨论学术问题。

2009 年赵老师以 77 岁高龄申报国家重大课题,在论证过程中,赵老师多次把课题组成员请到家里讨论选题,准备材料,饭后接着干。去北京答辩的时候,赵老师当时腿不好,在路上走急了点,几乎不能走路了,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答辩。在课题结项那段时间,赵老师每天坚持逐字逐句审稿,从早上工作到深夜,由于久坐过于劳累,压迫腿部神经,疼得难以坐立,就躺在床上继续修改书稿,还请人专门打制了一张能在床上滑动的桌板来学习,我们弟子们的脑海中都能浮现出赵老师在床铺上俯身研究的画面。2016 年 5 月课题结项前召开了一次专家论证会,赵老师腰椎病犯了,站不起来,他扶着助步器、坐着轮椅全程参加了会议,认真听取意见。80 多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精神令人感动钦佩。

赵老师始终坚守教学第一线,去世前一个月还特意来到青岛校区,为政管学院师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作报告。我当时就劝老人家不要太累,毕竟年事已高,讲一个小时即可。但他说去年就答应了要为同学们上课,不能食言,结果一口气讲了二个多小时,为师生们讲解了国家方位与个人政治站位问题,并结合理论与实践对入党誓词进行了生动阐述。

赵老师教书育人,不仅给我们传授他的政治经验和学术经验,教 我们如何读书、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研究、如何讲课,还像一个慈 父那样疼爱我们,他平时非常关爱弟子,帮助弟子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比如推荐工作、调家属、学生生病帮助联系住院、甚至找对象等等,不胜枚举。记得我跟他读博士期间,那时候博士生少,就在家里上课,经常在他家里吃饭,师母给我们包水饺、下面条,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疼我们。当时把家里的煤气罐、大米、鸡蛋送给我。老师对其他学生,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传弟子也是提供了很多无私的帮助。我多年给他做助手,帮他整理教案、手稿,参与课题研究,参加学术会议,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子都沐浴着老师的恩情,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今天,赵老师虽然不在了,但他开创的事业还在、老师的精神还在、老师的品格还在、我们还在。让我们携手同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推进学科发展、学院发展、学校发展,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 师恩浩荡, 永存心间。